

# 再為國乒眾將鼓掌



如是我見 朱昌文

近期接連在電視上觀看了兩項精彩的國際乒乓球賽事，一項是二月在韓國釜山舉行的二〇二四年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另一項是三月下旬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WTT)冠軍賽。中國男女乒團健兒在這兩項賽事中憑着高超的技術和頑強的拼搏精神，都取得十分優異的成績，令球迷喜笑顏開。

綜觀以上兩項賽事，每場比賽打得十分激烈，落場的各國選手全力以赴，各出「撒手鐮」，扣人心弦的激戰場面令人目不暇給，奪冠過程十分艱險。面對各國乒乓球手日益提高的球技和變化多端的打法，中國健兒們顯得滿懷信心，勇敢拼搏，他們的過硬本領高強，心理素質良好，意志堅毅，擅打「逆境波」，每當比分暫時落後或勝負關頭的重要時刻，不會心怯手軟，而是沉着應戰，大膽搏殺，這樣往往能化險為夷，最後取勝。如此情況在賽事中出現過不少，令我印象深刻。

在仁川賽事中，中國男女乒團選手一路過關斬將，尾段決出男女單打八強，中國選手在女單八強中佔據四席，中國男單三名選手樊振東、馬龍、梁靖崑順利晉級。

在準決賽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東迎戰巴西第一高手卡爾德拉諾，賽前球迷幾乎都看好樊振東，但賽果難料。樊振東與卡爾德拉諾對決前，曾力克日本小將張本智和，也許體能受到影響，準備不夠充

分，上場就失誤，連輸三局，卡爾德拉諾以三比〇率先進入到決勝局。其後，樊振東調整打法，極力反擊，扳回兩局。到了第六局，樊振東失誤太多，最終以十一比五落敗，爆出仁川賽事最大冷門，令球迷大感意外。

樊振東輸掉比賽，中國乒團爭奪男單冠軍的重任就落在梁靖崑肩上。現年二十七歲的他，球技超卓，曾獲得二〇一八年亞洲運動會乒乓球比賽男子團體冠軍和二〇一八年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這次仁川賽事到準決賽，他戰勝隊友馬龍進入決賽，與巴西選手卡爾德拉諾對決爭冠。同樣二十七歲的卡爾德拉諾，球技出色，攻勢凌厲有力，奪過多項國際大賽冠軍。這次仁川賽事，他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法國勒布倫兄弟，氣勢如虹。梁靖崑能否頂得住壓力，戰勝對方奪冠，老實說，在賽前我這個老球迷也沒有多少信心，幸好我的擔心沒有成為事實。

在壓軸的男單決賽中，梁靖崑迎戰雨果，梁靖崑的出色表現令我喜出望外，他顯然做足應對準備，一改以往比賽的慢熱狀況，以十一比六先下一城。第二局，他出手稍顯猶豫，卡爾德拉諾趁機扳回一局。幸好梁靖崑沉着應戰，接連勇猛抽殺，結果連下三局，以大分四比一取勝奪冠，為中國乒團保住榮譽。

賽後，梁靖崑接受訪問時說：「決賽我是抱着拚搏的心態來打的，因為跟外國選手較量必須要全力以赴，不能有一絲懈怠。」他說得好，這就是中國人崇尚的體育精神和競技態度。



▲四月一日，湖北省宣恩縣椒園鎮黃坪村的農民在茶園採摘明前茶。

# 清明



廿四節氣

歲歲清明，今又清明。北京時間四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分迎來清明節氣，這是春季的第五個節氣。「梨花風起正清明」，此時節，草木發華，多種果樹進入花期，各地的多種農作物也將要播種。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淨。

新華社

# 春天的信使



英倫漫話 江恆

在英國的傳統中，每當聽到知更鳥的鳴叫，便意味着春天來了，然而牠身上的符號意義，卻不僅於此。

很多英國人對於知更鳥的認識，差不多最初都來自於著名童謠《誰殺死了知更鳥》(Who Killed Cock Robin)，但講述的故事和春天並無關聯。在童謠中，知更鳥被麻雀用弓箭殺死，蒼蠅成為證人，魚取走了牠的血，貓頭鷹挖了坑，鳶把牠抬進墳墓，白嘴鴉充當牧師，雲雀為牠唱詩，當公牛敲響葬禮的鐘聲時，天上所有的鳥兒都為可憐的知更鳥嘆息哭泣。而另一個著名的民間兒童故事《林中寶貝》，也與知更鳥有關。故事中兩個被遺棄在森林的孩子，最終在彼此的懷抱中死去，知更鳥用樹葉覆蓋了牠們的身體。不難看出，在這兩個略帶暗黑色彩的童謠和故事裏，知更鳥要麼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要麼是善良的化身，也因此給人留下了頗為正面的形象。

在此插句題外話，可能正是由於這個英國童謠太過深入人心，才導致了一個探討了多年的英文譯名爭議。眾所周知，美國作家哈珀·李的代表作是《To Kill a Mockingbird》，中文譯成《殺死一隻知更鳥》，然而英文mockingbird是指反舌鳥，robin才是知更鳥，牠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鳥類，但長期以來中文譯本卻將兩者混淆。學界對此有一種較主流的看法，認為童謠《誰殺死了知更鳥》的故事非常有名，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廣泛運用，當中情節和哈珀·李小說存在相近的元素：死去的鳥兒，審判，案件，無辜的受害人，邪惡的罪犯等等，讓翻譯者不自覺地採用了知更鳥這一稱稱。尤其是荷里活同名電影《殺死一隻知更鳥》的公映，知名度甚高，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印象，知更鳥便形成了一種慣例譯法。

但不管怎麼說，兩種鳥在表達的意涵上還是十分貼近。在美國文化中，反舌鳥是親切友好善良的象徵。哈珀·李在小說中使用反舌鳥的隱喻大有深意：故事中被誣陷犯強暴罪的黑人就像反舌鳥一樣純潔無辜，他明明沒有犯罪，卻無端遭到攻擊，人們對他的迫害，就像迫害可愛的反舌鳥一樣可惡，不能原諒。同樣，知更鳥

也是人畜無害，只顧高唱動人的歌曲，為了愉悅聽眾而盡情歌唱，不做任何傷害他人的事情，不破壞花草，不毀壞穀倉，打死這樣無害的生靈就是一種罪惡，所以把反舌鳥換成知更鳥也是成立的。

回到知更鳥，由於牠的生活習性，人們逐漸將牠與春天聯繫在一起。作家約翰·巴勒斯在《醒來的森林》一書中寫道：「這時，天空中仍帶着點兒冬天的寒意，牠就這樣棲息在荒涼的、沉寂的樹林中，在又濕又冷的地上唱着歌」，沒有比牠更適合、聲音更甜美的歌手了，「這歌聲與景色和時節極其相符。多麼圓潤柔和與純真的曲子啊。牠的第一聲鳴叫打破了冬天的沉寂，使冬天成了遙遠的記憶。」英國政治家兼作家愛德華·格雷在《鳥的魅力》(博物圖鑒版)一書中也提到：春天來臨，好一個人間四月天，人們的精力已經恢復，滿心是對未來的期待，這個時候側耳傾聽知更鳥的鳴聲，簡直心曠神怡。他又將知更鳥在春天和秋天時的鳴叫作對比，秋天時，「知更鳥的歌聲略顯薄情，音調尖酸」，而到了春天，「知更鳥的歌聲更具有活力，此時靠近一隻知更鳥，仔細聆聽，是人間樂事。」他不禁大發感慨，同樣是聆聽知更鳥叫聲，春天聽起來卻和秋天有不一樣的感覺，「到底是牠的歌聲隨季節變化了，還是我們的心態變了呢？」

另外，知更鳥胸脯的紅色羽毛，又賦予了牠宗教意義。在英國流傳甚廣的宗教

故事中，知更鳥的羽毛本來是咖啡色，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牠飛往耶穌耳邊唱歌，以紓緩耶穌的痛楚，耶穌身上的血染在知更鳥身上，自此牠胸脯羽毛的顏色便變為鮮紅色。正因如此，英國很多聖誕節的卡片或者郵票上都能看到知更鳥的身影。十九世紀詩人威廉·愛茲華斯在《捕蝶的紅胸鳥》中寫道，「你可是我們最愛的小鳥？／虔誠真摯，胸脯赤紅欲滴／我們英格蘭小小的知更鳥。」而英國作家詹姆斯·喬治·弗雷澤在《火起源的神話》一書中提到，在英吉利海峽間的格恩西島嶼上，據說是由知更鳥最先將火種帶到島上的，在牠跨過大海時，羽毛被火灼燒到，從此牠的襟前就變成了紅色。

值得一提的是，知更鳥胸前的顏色其實接近於橙紅，之所以被稱為紅色，皆因過去沒有「橙色」一詞。在古英語中只有黃紅色(geoluhread)，當十六世紀橙字作為水果傳入歐洲時，「橙色」才成為顏色名稱。所以對喬叟來說，狐狸的顏色是「橙黃色和蘆葦色之間」，對莎士比亞來說，鬍鬚是「橙黃褐色」的。

或許正是知更鳥代表的美好寓意，讓牠多次票選為英國人心中最愛的鳥類，甚至有國鳥之稱。用英國自然作家西蒙·巴恩斯的話說，人們為何喜愛知更鳥？因為牠是春天和重生的象徵，是園丁的最愛，也是詩人和夢想家的靈感來源。並且在一年萬物復甦之際，給我們帶來甜美的歌聲。



▲知更鳥，學名歐亞鴉，屬小型的雀形目鳥類。資料圖片

# 在日常中打開一條路徑



黛西札記 李夢

復活節假期，港人北上旅行，險些擠爆關口。我們也趁假期熱鬧，前往廣州小遊數日。灣區城市不僅粵語親切，衣食住行物美價廉，還有不少藝文好去處，比如沙面特色建築群，比如聯合書店和方所等特色閱讀空間，還有位於廣州二沙島的廣東美術館。

廣東美術館歷時七年建成，一九九七年開館，是內地最年輕的國家級美術館。坐落珠江畔二沙島景區，毗鄰星海音樂廳，鬧中取靜。館內除有展覽和收藏空間，也有文創小店、咖啡館和圖書館等，既是遊客打卡景點，也是市民一家大小周末休閒的好地方。我們到訪在周末上午，館內已有不少遊人，入口處有一巨型橙色裝置，不單是供觀賞的藝術品，更可與觀者互動，吸引不少目光。

正在館內舉辦的展覽，是首屆「廣州設計三年展」，以「有溫度的存在」為主題，透過主題展、資料文獻展，以及多個社區項目及平行展等，關注設計與城鄉、與社群的關係，聚焦藝術的人文關懷。來自二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近百位設計師參與，帶來各自對於

設計、創意和城鄉人文景觀的思考與探索。其中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有意大利藝術家安東·西比克創作於二〇二三年的項目《省思幸福》(Rethinking Happiness in China)。

《省思幸福》展示一個位於上海市嘉定區鄉郊的農場模型，其間有農田、湖泊、家禽飼養場、果園，還有公園、學校、手作工場等。在這位遠道而來的藝術家眼中，中國鄉鎮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處處體現東方傳統文化對天地的尊崇和敬畏。其中的哲學思考，對於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都是可資參照的經驗。「天人合一」的發展觀，即人與自然在當下的和諧共處，確是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而西比克用這個直觀簡潔的模型，呈現了一處近在身邊的生動案例，儘管有些理想化，卻為我們暢想AI時代的未來，提供了另一種反璞歸真的可能。

用「有溫度」來形容這場展覽，十分恰切。建築設計也好，平面設計也罷，都是日常點滴積累而成，並不故作高深。「設計不過是在城市中打開一條路徑，讓人們接近歷史。」這句話被裝飾於展覽顯眼位置，頗合我意。再擴展些，設計與藝術都是由日常而來，再回到日常中去。藝術與生活，從來互為映照，相伴相生。



自由談 陸小鹿

讀楊照的音樂隨筆《呼吸》，裏面講到一首曲子，挺有意思。

這是一首鋼琴曲，是凱奇(John Cage)創作於一九五二年的作品——《四分三十三秒》。

這是一首什麼韻味的曲子呢？當你插上耳機，很可能會覺得是不是手機或耳機出故障了？又或是音量開得不夠高？抑或網絡沒有連接成功？總之聽到的是一段空白，連一個鋼琴的音符也沒有。

聽上去這像不像是一個行為藝術？的確，凱奇什麼也沒有彈奏。他只是帶了一隻秒錶上了台，先在鋼琴前坐好，將琴蓋合上，然後安靜地盯著秒錶，等到秒錶顯示四分三十三秒到了，他就立即起身，向觀眾鞠躬致意，意味着表演已經結束。

這四分三十三秒的靜默，像是一個惡作劇的噱頭。不過，楊照認為這不是一般的靜

# 靜默的《四分三十三秒》

默，這是有開頭有結尾且由鋼琴不發聲音所製造出來的靜默。這是一種時間的魔術，它規範聽眾感受這份靜默的方式，即以音樂式、聆聽式的心情來面對這四分三十三秒的時間。

讀完這篇文章，我在音樂平台搜到這首曲子，沒想到竟有上萬人收藏。雖是無聲樂曲，倒也不是完全寂靜一片，偶爾能聽到現場聽眾發出一聲咳嗽，或是不知什麼東西發出的輕微響聲。等到四分三十三秒結束，歡呼聲和掌聲驟然響起，耳朵在沉寂了四分三十三秒後突然聽到歡快雷動的掌聲，心情立刻被感染，也情不自禁跟着歡呼起來。再看網友的評論，簡直樂不可支：「這是我學會的第一首鋼琴曲」「我把起床鬧鐘鈴聲設置成這個歌，現在已經被公司開除了」「這首歌的生命在於人們對它的討論」「這四分三十三秒的沉默震耳欲聾」……

三月的某個周末晚上，我照例收看國家大劇院的線上音樂會，很驚喜那天音樂會上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演繹了現場版《四分三十三秒》。從演前導賞中得知，這首無聲樂

曲其實是有樂譜的，共分三個樂章，只不過樂譜是空白的。正式演奏時，演奏家們各就各位，做出標準的吹拉動作，並將動作定格，全場鴉雀無聲。彼時彼景，頗像我們小時候玩的遊戲「我們都是木頭人」。一二三四，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說話不許動，全場秒變木頭人，只有指揮家廖國敏一個人還在煞有其事地「指揮」，兀自做着手勢，緊張得汗珠子直流，看得我憋不住在屏幕這頭哈哈大笑，遂而覺得演奏家們也十分不易，至少得憋住不能笑場。

《四分三十三秒》，既要求演奏家們不發出一絲響聲，也要求全場觀眾配合不發出一絲響聲。偶爾有一兩人控制不住咳嗽，或是觸碰其他東西發出響聲，其實也在所難免。因此，每一首《四分三十三秒》都擁有獨一無二的視聽效果。

如今，社會節奏越來越快，人心越來越浮躁，我們的耐心越來越差，此時反觀《四分三十三秒》倒可以成為考驗靜默和耐力能力的試金石，這也許是這首先鋒音樂作品在當代存在的意義之一吧。